

科尔沁传奇(散文诗)

□方纲

古榆树

还是这么铺张，满枝满条的新叶、大串大串的树钱儿，谁能猜透你怀抱着多少等待发芽的心事！

周遭的乔木灌木，死去活来的轮回已无法尽数，只是你穿越无边劫难，依然风华繁盛。六个人牵手才能环抱的腰身，何其壮哉！

树下老井，旁边寺庙，断枝、树洞和龟裂如沟壑的铠甲，收留着几多迷人的过往：

群雄四起，角力争霸，部落间的盟誓与火拼、阴谋与阳谋，洒酒加上流血也该成河了吧？

攻守联盟，逐鹿中原，兵车与战马如犁，辽西沙地反复地碾压、耕耘也有千百遍了吧？

你还是你。古榆树，根深叶茂的神话！

端坐老根盘上，一条宁折不弯的脊梁。西辽河颠簸的岁月，清晰地映照守望孤独，你却似乎忽略了川流不息的光阴！

大青沟

热带留给北方的遗孤，思念里满是湿润的乡愁。

来不及及弥合的一段地裂，才有机会让植被翘起地垂落谷底，留下地壳错动瞬间的真相，不幸中也算是幸运。

沙岸，山杨树的金黄与枫树的火红交映，立秋了显得分外热烈。沟中的杂树们毫不相干地娇绿着，那么从容自在。

沙泉汩汩，遍地青绿，蕨叶的根还依稀记忆着亿万年前温暖的阳光。那时候的冬日，对于这片土地来说，冰的密封与雪的覆盖还是遥远的传闻。

大青沟，大地不朽的伤痕。

白日悠闲而缓慢，无声息地流动。该迁徙的候鸟，谁也落不下。只有树洞里的

麻雀留守，时不时地在林间散逛。显赫在枝头的红豆，听霜，听雪，也倾听潮湿席卷林梢的风声！

马井子

我曾叩问过这个名字，回答说，扎兰的一群马来常来饮水的泡子。

后来，扎兰的纱帽没了，那群马也散失了，马井子陷入犁杖的包围。适逢大旱，水泡子被田埂一哄而瓜分。

犁铧子是芦苇的死对头，斩草除根的利剑。不是心狠，是不忍看闯关东汉子背着的黑陶罐，里头一半是眼泪一半是稀粥！

谁的性命都不是拿咸盐换来的！心里明镜似的，垦出一垄荒地，就收获一碗饭。

马井子，原本一片蓝盈盈的荒水，就这么干枯了。马蹄声与吆喝声干枯了，饮水前的呼唤与饮水后的长嘶干枯了，水中蓝天白云的游荡与禽鸟鱼虾的嬉戏也干枯了！

只剩下一个水灵灵的名字流传。那片土地很丰稔。那个村子很丰稔。

八路坑

因为那年的十月，那个十月的一阵枪声，那阵枪声后的一地血迹。原来的芦苇塘，改名叫“八路坑”，立了石碑。

远离烟火的野苇塘，死亡前猖狂一战的残匪，疯狂地射击。

苇塘很弹性，射过去的子弹立马反弹了回来，而且更加猛烈。匪徒很心虚，趁着沙尘暴掩护远遁了。

从沙丘顶上升起来的月亮，唤醒一片血迹的昏厥。看老汉搀扶，翘翘地走进荒屯，又从荒村重新走向战斗的行列。

这片土地很温暖地拥抱，不再醒来的血迹拱起土馒头和疯长的荒草。

激战伤残的芦苇，都一一重生。大老远来有雏的水鸭子，常把嘴巴扎进水里捉拿小鱼，询问远逝的消息。

缘于亲如手足的思念，芦花一夜白尽少年头！

鹊巢

敲定在高出一头的山杨树顶上织绣球，不是玩心跳，是从育婴的安全考量。窝巢举得离天近一点，就离罪恶与凶险更远一点。

左手边不远处是一缕牧铺烟火，右手边不远处是五里芦苇泥塘。择邻如布棋，段位高低自有差异。

七叉八叉的外层可不是胡乱扎巴，与山杨树的盘根错节才是依靠。最里层才是风吹不进、雨淋不着的育婴天堂！

四季一个轮回，就那么安心于无言的期待。日日夜夜怀抱着一窝静谧，突然蜕变成新生命的破壳。细微的啄击，竟如石破天惊的喜悦！

千辛万苦，只为迎接万物生长的春天！

山杨树重新拾回遗落的新枝绿叶，昭示柔美与爱意，善解春雨春风。

方舟，方舟！试飞翅膀拍响云空之日，即是告别山杨树窝巢之时。

自信，源自远山的召唤和亲情的鼓励！

天鹅，落脚晨光

晨光无声，一派平和、明亮和舒畅。受到鼓舞的精灵，再不引亢高歌，岂不辜负了新鲜的太阳？

春天真美好。

天鹅迁徙如洄游的鱼群，与季节默契得天衣无缝。飞翔千里万里，西辽河总是必经之地的小憩之选。

河水消瘦断流或丰腴充沛，都是不变的古老驿站。

分享清波，洗涤一路风尘和啸叫，洗涤长途的寒湿、寂寞和辛苦，放松身心。砖塔月色，天增寺的诵经，千年古榆树的繁茂如初，都是昨夜梦里的背景。

水声朗朗，透彻而清越。

大河与高山，都阻挡不了天鹅迁徙的翅膀。坚韧地远翔，让我心情的羽翼也轻松地舒展开了。

执念

心里长出一棵草，没风也晃动：总想走到眼前，与你对视。

生长在西辽河之左，却不是青梅竹马。也不需收留落日和风雨的西辽河，漂洗清白。

西北风抑或西南风大得恐怖，刮得草木西歪东倒，刮得羊群马群散了又聚、聚了又散，只有你俩依然站在老地方。

一同听老甸子的短歌与科尔沁的长调，一同听窝棚的四胡与毡包的马头琴；一同听篝火的召唤与烽火呼应，一同听冷兵器的摩擦与热兵器的撞击；一同听牧鞭与耕鞭、木犁与铁犁的交织回响。耳朵都听出褶皱，还听。

要说很简单，其实很奢望。

东边是砖塔，坐落三尺净土；西边是古树，身陷十丈红尘。总也不停止的原地挣扎，没能走近半步，也没离开半步。



诗里立冬旧时暖

□李仙云

季节更迭，秋的斑斓多姿似乎还在眼前，可冬的门扉就这样轻轻被风儿叩开了。岁月至此，草木凋零，寒风一日日冷冽，农作物已归仓入库，动物蛰伏，庄稼人也开始了一年中最闲散清悠的日子，似乎万物都在这个季节里归于沉寂。品鉴静读古人写于立冬的诗词，我的思绪在一首首唐诗宋词中，如赶赴千年的约会，跟随诗人的脚步去感悟千年前的立冬之美。

“冻笔新诗懒写，寒炉美酒时温。醉看墨花白月，犹疑雪满前村。”诗仙李白这首《立冬》，简短的诗句却不改他天马行空、豪放新奇的风格。诗词似鹊桥，将我的神思带入那个千年前的立冬之夜。寒意渐浓，夜色如墨，红泥火炉上温着的美酒让书房飘逸着醉人的酒香。诗仙醉眼醺醺中，看到砚台的墨渍花纹映出的月光，恍惚中还以为是大雪落满了家乡的村落。

羁旅漂泊、远离故土的我，思绪也随诗仙回到了几时的故乡。立冬之时，爷爷的火炉之上那壶冒着袅袅热气的香茶，是我儿时最喜品啜和贪恋的。窗外雪花静飘，我围坐于暖暖的火炉旁，吸溜吸溜美滋滋地吃着香甜的火晶柿子，爷爷轻捻胡须，满脸笑意望着我的馋猫相。

能感知万物含情的白居易，他的那首《早冬》却道出了江南立冬时节“冬景似春华”的另一番绚丽之色。“十月江南天气好，可怜冬景似春华。霜轻未杀萋萋草，日暖初干漠漠沙。老柘叶黄如嫩树，寒樱枝白是狂花。此时却羡闲人醉，五马无由入酒家。”

身在江南的我，时常会在立冬之时产生一种季节错乱感，树木青草茵茵苍翠，丝毫不减秋日生机。格桑花在阳光中随风曼舞，色彩绚烂，那种不依时序的灿烂绽放，有时真怀疑它们错把冬日当立春呢。人们悠然自得地坐在小茶馆品茗聊“山海经”，那份惬意闲适，也让水乡江南多了一份韵致与悠然。

“落水荷塘满眼枯，西风渐作北风呼。黄杨倔强尤一色，白桦优柔以半疏。门尽冷霜能醒骨，窗临残照好读书。拟约三九吟梅雪，还借自家小火炉。”静读宋代紫金霜的这首《立冬》，犹如在我眼前徐徐展开一幅立冬画卷。

那满塘枯荷透着一股幽远孤寂的沧桑之美，我也像潇湘仙子林黛玉，独爱那“残荷听雨声”的心与自然的契合之音。那种生命由繁华走向萧瑟的悲凉寂寥，让当年命运多舛的我，总喜欢轻倚窗边，在夕阳残照中读诗，每至目涩脑胀，就呆呆地静望那一塘残荷。她们在寒风凛冽中，若一位位战败沙场的勇士，向我传递着生命的坚毅与不屈。

据说在古代，天子要出郊，行迎冬之礼。归来之时，皇帝要赏赐棉衣给群臣和侍卫，还要送米粮和取暖的炭火，并抚恤孤寡。

这一幕幕总让我想到儿时故乡，母亲会亲手缝制好一家人的棉衣。在飒飒冷风寒风寒烟衰草中，爷爷拿着香火和冥币去祖先的坟莹“送寒衣”。而我最铭心的记忆就是每日清晨，躺在暖暖的被窝里，望着窗玻璃上“冬爷爷”绘制的“霜花图”，那种如花瓣似杨柳的图案，常常让我悠然神飞，遐思陶醉于自编的童话中，让一份美好驱赶冬的寒凉。



时光里的记忆

□孟丽英

一过了五十岁，总爱回忆儿时的事，有时想着想着会笑出声或者流下感伤的泪。

记得小时候，我十来岁就跟着父亲去地里劳动。那个时候春天种地，一种就是半个月。父亲扶着犁在前面一步一步地缓慢前行，那严肃认真的样子，就像是军人在履行一场正规的检阅，生怕一走错全盘皆输。我和母亲跟在后面，为了不让种子被风刮偏，母亲低头弯腰像老母鸡啄食。母亲一只手提着装种子的小筐，另一只手精准无误地点下每一粒种子。我挎着一个大土篮子，装着土粪，紧随着母亲的后面抓土粪。这活随性，大把小把都无关紧要。不像点种子是有说道的：一颗种子怕遇上坏种子不出苗，两颗正好。可是谁一点一个准呢，所以控制在两到三粒。赶上种子好，雨水适中墒情好，三颗种子都长出小苗，长到三四个叶时拔掉两棵，留下一棵苗茁壮成长。

抓土粪是一个力气活。挎着一个装满土粪的大土篮子，走在刚刚犁过的、松松软软的垄沟里非常吃力。母亲心疼我，她总是以最快的速度跟在犁后面，等到地头父亲抬犁磨弯时，放下装种子的小筐，跑过来接过我的土篮子，像一阵风刮到地头。

那个时候没想过，有一天会扔下锄头，不用铲地也能生产粮食。我曾经一边哭一边在烈日炎炎的田野上，使尽周身力气砍掉那些疯狂生长的野草。汗水伴着委屈的泪水流到嘴角又咸又涩，火辣辣的太阳像一团熊熊燃烧的火焰，将大地烤得滚烫。小时候总是有干不完的活。地种完了，一场小雨过后，黑土地长出一排排鲜嫩的禾苗。阳光下绿油油金灿灿。见苗三分喜，家家户户精心的伺候着田地，就像伺候自己的孩子。庄稼人一年四季没有一天享清闲的。地终于锄完了，本该歇几天，可是偏偏

不肯歇着，男人扛着扁担，女人挎着篮子，他们一前一后，拿着镰刀去割尚麻。扛着，背着，把一捆又一捆沉重的尚麻从山上弄回来，泡到小河沟里，直到青麻散发出腐臭味，把它从泥水里捞出来，立在院墙外晒。父亲把晒干的尚麻抱进院子里小心翼翼的，一根一根地扒下麻皮子。用清水洗干净，挂在麻衣晒晒，然后搓成麻绳。粗麻绳用在各种农具和日常生活中，细麻绳纳鞋底，做一家老小一年四季穿的鞋子。

三春不如一秋忙。秋分一过昼夜短长，人们起早贪黑地抢收地里的粮食和青菜。如水的月光照着村外那条小道，父亲赶着老牛车，车上装着一车带着缨子的大红萝卜。那个时候乡下人整个冬天春天的菜就是萝卜、白菜、土豆，每家每户都要挖一个大菜窖，把这些秋菜储藏在里面。

所有的粮食都已经收进场院里，这一车萝卜是最后战果。我紧紧地跟在牛车后面，小道两旁是半人高的蒿草，走着走着冷不丁地就窜出一只鸟，“腾”地飞起来，在寂静的秋夜里显得格外吓人。我心惊胆战地跟在车后，两条腿好像不是自己的。心里暗暗地怨恨父亲为什么不让我坐在车上，那样我可以闭上眼睛，就看不见远处那一闪一闪的鬼火了。父亲手拿一根麻绳做的鞭子，不时地吆喝抽打着老牛。父亲的声音响亮且威严，老黄牛的步子始终四平八稳。而我却对周围发出来的声音惊恐极了。也难怪父亲不让我坐，那车实在是太破旧了。老牛每走一步，车上的每一块板子就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仿佛一不小心就碎掉了。

地里的粮食刚刚收到家，秸秆还没有全都运回来，天空就飘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人们不分昼夜与大自然奋战，抢救劳动果实，哪怕是一棵苞米秆子都不会扔在地里。

慌张(外二首)

□郭北城

文字张张嘴，忐忑推敲每一笔精准。目光加速扫过呼吸，眨眼，试图藏起慌张

缓慢打开杯子，假装从容，举起淡定一口豪饮，痛快咽下慌张

嘴里的辽阔扶正挺拔伸进兜里的目光掏出攥在手心的慌张翘翘睁大双眼，无处安放

寂然

风吹落叶。与梦席地而坐一地萧瑟谁即将酣睡，谁还在东张西望手心心里都攥着放不下的牵挂

从老唱片里走出来每一步都在撒上海浪流的双手打捞不出你要的喜悦把草原的辽阔搬回家蓝天、绿草被阳光晒透开启石头的沉默

时间被风吹响等待那一滴落下结局打破寂静那一刻慢。掉进辽阔的孤独里在灰灰即将熄灭那一瞬推开黑暗的门，门外，遍地月光

邂逅一场雨

昨天在杯中荡漾东倒西歪的脚印，渍不成文淤青是倔强

半山腰，被山顶的笑声蛊惑有充分的理由，向前十步之内遇见一场雨已看不见远方

梦，蜷缩在角落被压制的风声清点记忆这黑暗比辽阔

沉默并非无语而是不知从何谈起孤独开始拥挤用拖着尾音的沉默绣一片干净的云擦去黑色的呼吸拿起放不下的笔

传奇奈曼(外一首)

□瀚文

远古的家族，部落乃蛮千里大漠书展万人画卷

高天上的青龙山啊都说住着神仙从燕北而来的古长城是否没有尽头通向天边欢唱的老哈河哟它九曲弯弯过南山

故乡奈曼古老神奇的土地让人一生眷恋

远古的家族，部落乃蛮记忆爬起把历史再现

庄严的大清王府那是蒙古王爷的圣殿沉睡千年的陈国公主向我们讲述着真实的契丹波涛滚滚的辽河水哟在把诺恩吉雅的故事流传

故乡奈曼永远爱着你哟奈曼这片草原

怪柳

身姿如剑直指苍穹以刺破苍天的气魄书写生命的神话

虔诚伏下的身子亲吻赋予生命的大地那是与母亲深情对话

流出的每一滴眼泪细数着龟裂的疤每道裂纹都雕刻着年轻

寒冬酷暑风沙肆虐那被折断的身躯又在蓄势，待下一春嫩枝抽芽

你匍匐的姿态是宣告绝不跪着求生满身经脉是对生命热烈的回答

